翠袖乾坤

文潔華

潛不了的活地

熟齡的觀眾喜歡活地阿倫的新片《情迷藍茉莉》，說比起他之前的情迷歐遊系列，他是「回來了」，且抖擻精神。但年輕的觀眾則覺得此片不甚了了，且略嫌囉嗦。我屬前者（年齡也是），感到他又是挑中了出色的女演員，這回是姬蒂白蘭芝，她比「安妮．荷爾」的戴安．姬頓，演技有過之而無不及。

本地影評人登徒以神乎其技來形容白蘭芝。她的確十分完美，一舉手一投足，準確而又充滿神采，但疑問同時又在這裡發生。眾所周知，活地阿倫的長項在如何於悲劇與喜劇之間游移。他作品的內容大多是悲劇，但愈百感交雜的劇情愈會在他的導演手法下，以各樣滑稽的處境或對白被撣走。那不是古希臘悲劇家所說的「淨除」（Cathasis）或洗滌，觀眾還不能去到那裡，就被活地的狂風吹散，換來陣陣的訕笑聲，其後便好像甚麼也沒有發生。

活地阿倫的電影多是好聽的名字，如《卡珊卓拉的夢》，又如《情迷藍茉莉》，都是虛幻而易碎的東西。他的電影愛談及，但其實絕無虛有的是潛意識。活地把話都說穿了，不太好吧，他就是有此癖好，且樂此不疲；或者唯有拍電影才能使他如雀鳥般吱喳叫。他道出了所有人的概念、想像與慾望，你還未曾肯定，還覺得問人家的薪水與私隱可能太唐突和尷尬了吧，他也就藉着演員和不同的角色，道出了底牌，還要旁人來補白，多說兩句。

當一切都剖白了揭穿了，便只有嘆息。別指望活地有甚麼深層結構，他潛藏不了。但跟他往上透氣呼吸的時候，所曾經歷的還是活靈活現的，這回至少他保住了幾近完美的白蘭芝。

古今談

范舉

中國的無人機令美國感到心寒

最近，日本首相安倍已經下了命令，要擊落在釣魚島附近海域巡航的中國無人飛機。中國的回應相當強硬，如果日本膽大包天動武，中國就會強力反擊。這帶來許多解釋，一個方向是攻擊中國無人機的日本飛機，必會遭到懲罰性的打擊。如果日本動用地對空的飛彈，日本飛彈基地必然受到報復打擊。

中國的無人機在最近四年裡，技術突飛猛進。最關鍵的因素，中國已經建立了北斗星導航系統，能夠準確地為無人飛機進行導航，準確地按照預設的軌道飛行。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就可以發展出多款無人機，體積有大有小，配合中國航空母艦的發展。中國的航空母艦，只能夠部署四十架戰鬥機。當航空母艦的艦載飛機出動的時候，需要不同品種的飛機互相配合，放在前面的是軍事偵察的、電子干擾的、火力導航的飛機，這些作戰的飛機，體積不需要很大，如果由無人機代替，那麼，航空母艦的飛機數目就等於成倍地增加。所以，從節省軍費和成本的角度出發，艦載機向無人機方向發展，大大有利於提高中國的軍事實力。若果這些無人飛機，可以出其不意飛到了美國航空母艦的上空，美國航空母艦的生存率將大打折扣。

近日，中國「利劍」無人攻擊機滑行視頻曝光，「利劍」往後有可能上航母，中國已具備無人機在航母着陸及空中加油的科技。「利劍」有隱身的能力，將會沿着漫長的邊界實行偵探使命。這是繼美國X-47和歐洲多國聯合研製的「神經元」無人機後，中國是第三個隱身無人機俱樂部的國家。

美國「連線」雜誌網站也有報道稱，「利劍」採用單發念頭和前三點式升降架，採用了與美國多種無人機以及B-2相似的飛翼佈局，具有噴氣動力、低雷達特性。

中國的海鷹無人機已經推到國際市場上出售，可以在地震或者水災災區的上空進行搜索或者定位，協助救援部隊盡快到達現場或者投送救災的物資。

中國宣告，這些和平用途包括在有主權爭議的海域巡邏，並且宣佈要在二〇一五年之前在中國沿海建立十一個無人機基地。其他用途包括偵查罌粟走私、監測交通事故和協助緊急救助等等。

日本的無人飛機的技術大大落後於中國。很想通過擊落中國無人飛機，盜取中國的軍事技術。美國也有此需要，所以日本願意為美國做反華的急先鋒。

琴台聚客

葉輝

從前的「講古佬」

跟劉健威相識三十多年，他的身份似乎不斷改變。在上世紀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他是華實書店主人（記憶所及，《大拇指》和《羅盤詩刊》都曾在他位於銅鑼灣的小書店開過會），然後是文學雜誌《華實》的出版人，然後是藝評家；及至九十年代，他是私房菜經營者，也是食評家，其後在飲食雜誌寫書信體小說，搖身一變成為小說家……可是不管他的身份如何轉變，轉變得有多頻密，在我看來，他始終是一個「說故事的人」。

我所知道的劉健威，是一個滿肚子都是故事的人，記得很多年前，《大拇指》在也斯的主催下，每月舉辦一次讀書會，有一回討論西西發表在《大拇指》的一首詩，叫做《長着鬍子的門神啊》，當中有一節說：「長着鬍子的門神啊／你可要好好地替我掌着門啊／如果我回來／不比以前更誠懇／把我捉去餵老虎」，大家都一本正經地談詩，劉健威卻給大家說故事——有關門神和桃倮的故事，以及有關「餵老虎」的民間傳說：據說神荼和鬱壘這兩位門神住在桃樹上面，負責稽查進進出出的群鬼，如果他們遇見惡鬼做了害人的壞事，就用蘆葦索子將惡鬼捆綁，送去餵老虎……

從小就愛在街頭、電台和報章聆聽、閱讀故事，那是一個彷彿沒有故事、不大講求寫作技巧的年代，那是我成長的年代，甚或可以稍稍誇張地說，小市民每天都活在故事裡——到廟街聽自號「半日窮」的何伯說故事，從收音機聽李我、鄧寄塵、鍾偉明、吳國衛說故事，在報章上讀不同作者所說的故事，那是因為我們的生活總是平淡得幾乎沒有任何可說的故事，才愛聽別人說一些動聽的故事。

記憶所及，那是一個有很多「講古佬」的年代，很貧困，很樸素，但故事很豐富。身穿藍色工服（上面貼有「當票」的「半日窮」在廟街所說的，是廣東倫文敘與湖廣柳先開鬥智的故事，是廣東四大狀師陳夢吉、方唐鏡、劉華東、何淡如的「扭計」故事，總是給小市民舒一口長期壓抑的鳥氣。

從前有太多太多「講古佬」，比如李我（還有他的妻子蕭湘）所說的，是「天空小說」，是市井男女的言情故事；比如鄧寄塵，他所說的，是「呆佬拜壽」之類的諧趣故事；還有鍾偉明、吳國衛所說的，是朱愚齋、我是山人的少林技擊故事；還有徐夢（其後有緣得遇此人，是另一個故事了），他在《紅綠日報》「三日完中篇」所說的，是都市男女的艷情故事……

記憶所及，那是一個「講古」之風大盛的年代，也說不準是因為那年代有很多故事可說？還是因為小市民除了故事便一無所有？是的，收音機還有「夜半奇譚」、「韋倫探案」等等不同趣味的驚嚇、偵探故事，報章還有很多「連載小說」、「一日完小說」，武俠、技擊、驚嚇、偵探、言情、奇情、艷情……兼而有之，目不暇給，甚或可以說，林林總總的故事，就是小市民其時全部的文娛生活。

知識與健康

百家廊

陳曉鳳

雖然長壽者未必是文化人，但仔細觀察卻能發現，知識與健康之間，的確有着一條因果聯繫的紐帶。

我覺得，知識對壽命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其一，自我約束的能力。

知識的一個作用，就是給人自制能力。無論是獲得知識的過程，還是知識那種積極向上的力量，都與管理自己的能力息息相關，也就是俗話說的「教養」。無數事實證明，更加理性地去生活，規整自己的行為，總是比放任自己更能延長生命。

有位因肥胖而一直獨身的女士，年過半百後依然不知忌口，尤其鍾愛大吃肥肉與油炸食品。如此飽口福的代價，就是剛50歲出頭已經做過幾次支架手術，頻頻因心臟血管疾病住進醫院。雖然女士心氣還高，但嚴重的「三高」疾病，讓親戚們暗下預言她肯定不長壽。可惜畢生賺下偌大的一份家產，不知最後便宜了誰！

過多地吃肉與心血管疾病之間的緊密關聯，早已科普到家喻戶曉，可惜偏有人對這個知識不屑一顧。甚至還要舉出若干反例，如某某胡吃海塞還好好活着等，為自己的放縱尋找借口。這樣的不尊重知識，可能就真的折了自己的壽。

吸煙與健康關係的知識更加深入人心，可惜偏就有資深煙民發表異論，認為吸煙乃是長壽之道。在禁煙令早已頒布的今天，他們依然在公共場合肆無忌憚地吞雲吐霧，不顧自己也不管他人。有位小老闆每天回家，就是吸着香煙看電視，在噪音與混濁的空氣中逍遙自在。家人受影響不說，他自己也深受其害：剛50歲已經髮蒼蒼，眼茫茫，牙齒也快掉光了。很多他的同齡人，因保養有方還像小伙子般強壯哩！

所幸，不少明智者雖然曾煙酒無度鬧出一身病，現在卻知懸崖勒馬，靠着嚴格控制飲食與戒煙戒酒找回了健康。有位「資深」糖尿病先生在吸煙20年後，成功地戒了煙。是只顧一時痛快，還是為提高生命質量而拘束自己？他選擇了後者。筆者認為，人可以選擇不捐財產不做慈善，可總得對自己負責吧？不幸有人偏做不到這一點。

其二，自我充實的能力。

有人上班時挺健康，可是退休不久就開始疾病纏身，有的人甚至早早去世了。早逝的原因之一，就是受不了孤獨與寂寞。然而熱愛知識的人，生命卻不會因煩悶而萎縮，豐沛的精神之河，在自由自在的時光中盡情流淌。

知識水平，決定着精神生活的深度與廣度。

著名畫家方成，90歲的年齡，看起來像60歲，說話像50歲，還能騎自行車出行，就因為懂得人生的幽默，幽默存在於他的漫畫中、雜文、理論研究之中，讓他一生笑口常開，有人向他討問長壽之道，他說，比養生更重要的是養心，心情好，精神好，身體就好。充實的精神生活，是最好的養生之道。

我國當代學者周有光先生，在106歲的高齡依然文思泉湧，常有新書面世，且本本暢銷。他曾開玩笑說自己被上帝忘記了。他長壽的秘密，就是知識的滋養。周有光先生生活簡樸，文人開始暴富的年代，他依然安步當車，居住斗室。然而在學術上的不息探索，讓他保持了超出常人的活力。他不僅是語言學者，歷史學者、更是個思想者。不生銹的思想，讓人不知老之將至。讀書寫作，就如同工匠一磚一瓦地砌牆，讓人心智安然有序地運轉，產生了偉大的內在和諧。

有位曾在媒體任高管的先生，在位時寫了半輩子言不由衷的文章，退休之後才開始真正意義上的寫作，筆耕不輟直到生命最後一息，哪兒有工夫空虛寂寞？能見到是，學術界的泰斗基本都長壽。比如學者季羨林、費孝通等等名校教授，都活得比平常人更長。

被稱為黑人之父、密林聖者的史懷哲，上世紀初從歐洲前往非洲免費為黑人治病。既是醫生又是哲學家、作家、傳教士、工匠、建築師，在無比惡劣的自然環境與超負荷的勞動中日復一日地奉獻，勞碌一生。可是他這個無比操勞的人，依然活到了90歲高齡。如此高壽且有質量的生命，與他豐富的精神生活息息相關。為了實現拯救人類的理想，他曾耗費多年學得三個博士學位，既是醫學博士、也是哲學博士與神學博士；同時他還是一位優秀的巴赫研究者，一位卓越的管風琴家，他靠演講與演奏，贏得了世界愛心人士對叢林醫院的可貴資助。

醫生被認為是枯燥的職業，但史懷哲的生活卻無限豐富。在完成了一天繁重的勞動之後，他還能在深夜中寫作，彈奏巴赫與莫札特。即使一戰時被關進俘虜營，也沒有中斷哲學寫作；即使在漫長的旅途中，還能憑借雙手與地板練習風琴演奏。正是廣博的知識，讓史懷哲在沉重的勞役中安頓了自己的精神世界，為人類作出了多方位的貢獻。

知識的神奇，就是能激發人的好奇心，從而再造精神世界。在更高層次上回歸兒童的遊戲精神。當然，能讓人玩得精彩的，是融入血肉、化為能力的知識。吃飽了混天黑，或者組織不安排不知道幹什麼的人，難以健康長壽。

而有些人還未進入老年，雖然物質富餘錦衣玉食，可就因精神空虛就未老先衰了。有些職位不低的人退休後不久就疾病纏身，因為無所事事讓腦子退化了，進而肌體也就萎縮了。「現在誰還看書」，是不少人的口頭語，包括很多受過高等教育的人。

知識對大腦的保健作用是顯而易見。當代老年大學越辦越紅火，反映了老年人對知識的渴求。無論以前從事什麼行業，你都可以重新開始。有人以前五音不全，幾年聲樂系上下來竟然成了草根歌唱家。知識養老，已經發展為一個壯麗的產業。

■知識的一個作用，就是給人自制能力。 網上圖片

生活語絲

吳康民

星期天「辦公」

如果沒有特別的活動，我一般在星期天都會獃在辦公室裡。

並不是因為有什麼辦不完的公事，也不是為了趕稿。一般定時要發的稿子，我都會預先準備好，絕不會臨時抱佛腳。當然，有的稿子要因應時事，每有值得議論的熱門話題，我一想好應該提出的論點，很快便可以在一小時左右寫好千把字的評論。

至於本欄的隨筆，因為海闊天空，除了政治評論不在隨筆範圍之內，生活、回憶、讀書、人物，可寫的題材多着。平時我都可以儲稿十來篇，應付裕如。

寫東西快，是我的強項。生平絕未遇到「下筆千鈞重」的情況。即使應邀寫什麼序言，發言稿之類，隨寫隨有，完全難不倒我。

星期日到辦公室，是因為無聊。星期天是青年們的世界，兒孫們各有各的假日節目。偶然一家人在周日有個午茶的聚會，也不過花中午的兩個鐘頭。上下午還有太多的時間，總不能用睡懶覺來度過。加上我年紀老邁，一目失明，從來不敢在周日自行外出到處閒逛。因為我深知，老年人如果在街頭「失足」，後果不堪設想。我很佩服有一兩位年逾九十的老同事，閒來全城到處跑。看這個展覽，逛那個商場，「如入無人之境」，佩服佩服！

於是，我只好困在自己的辦公室裡。因為那裡也是我的書房，是我的寫作間，也是我沉思的好去處。有時翻翻長期被冷落的新書，有時整理剪不完的剪報，有時翻看一些老照片，回憶青年、中年的好時光，一天也就很快地過去了。到了晚上，才回到老巢，小孫子回來了，也就爭取有一丁點兒的「弄孫為樂」。

有時在寬闊的校園中踽踽獨行，也頗有點寂寞的感覺。但還能湊什麼熱鬧呢。每周總有好幾頓的飯局，已經有點應付不暇的感覺。熱鬧是青壯年人的專利，老來有所養，老來有所寄託，也就心滿意足，也就不負此生了。

演藝蝶影

小蝶

預演悲慘的未來角色

上星期在此專欄提起翻譯劇《十二怒漢》，教我想起一位不幸的資深演員朋友何文蔚。

去年四月一個晚上，我第三次看《十》劇，何文蔚飾演其中一名怒漢。劇終後，我想到後台找他，向他問好。我繞着劇院轉了數圈，卻找不到後台入口，只得打電話給他。他沒接電話，我只好留下口訊。我記得我這樣說：「阿蔚，我剛才看你演出，見到你在舞台上精神奕奕，你應該完全康復，我放心了。我本想到後台找你，卻找不着入口。這次不能跟你見面，我在此祝你身體健康！以後繼續在舞台上多演好戲。」我所指的康復是指何文蔚終於戰勝他三年前令他中風的病魔，可以再次在台上演出。

我滿以為他的生活自此會重返正軌。

兩天後，一位剛看畢《十》劇的朋友打電話給我，說她發覺劇組內有人身體不適，已被救護車送到醫院去。我跟着知道被送院的正是何文蔚，他在剛演畢該劇返回後台時再次中風，被送進急症室搶救，該晚和翌天的兩場演出只得由導演代演。

他這次中風的情況比上次嚴重得多了。我不想在此詳細描述他過去年多的病歷和如何與病魔搏鬥……總之，今天的他已經不單無法再在舞台上演戲，更加不能再活動或說話，那真是很殘忍的命運。有些劇壇朋友說他可能太熱愛演戲，還未完全康復便急於重踏台板，致令病情變壞。

我探望他時，看着這位演了三四十載舞台劇和教育了不少戲劇新苗的資深演員躺在床上的病狀，心中很是難過，只得握着他的手以示關心。他見我到訪，也是激動不已。我沒料到沒多久前我還在看他演戲，今天的他卻只能不發一言地一直躺着。那次我與他緣慳一面，以後卻無法再與他好好的聊天了。

何文蔚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曾經演過一齣關於安樂死的翻譯劇《生殺之權》，飾演該劇主角夏理信。夏理信遇上意外，頭部以下所有部分都不能活動。換句話說，他除了頭部可以活動之外，只能躺在床上思考和說話，所以他要求安樂死，結果引發一場法庭上的道德激辯。此劇當年很成功，遺憾的是，演員原來早已在二十多年前已經在舞台上預演了自己未來的悲慘角色，只是當時無人可以預測得到。

此山中

鄧達智

三入三出JILL SANDER

消息傳來，JILL SANDER又一次離開JILL SANDER；由她本人做回自己名字的品牌再美滿不過。

是品牌生意難做？是她的風格版匠已老？是女人情緒化難相處？理由千百，幕後實情局外人不知。原因只有一條，做得不爽，辭官去矣！

品牌JILL SANDER前任設計師RAF SIMONS被時尚巨人LVMH重金禮聘繼任JOHN GALLIANO作DIOR設計總監；JILL出山回去老巢，以為新作受捧場，就此養老，誰知又翻新浪，宣告離任。

上世紀九十年代在紐約SAKS 5TH AVE.首次肉眼看到，用手觸摸這位德國女性設計師典範的作品，猶如小Fans跟偶像握手，不忍洗去！

那時流行的路線，其中之一雖然小眾但頗受型人潮人知識分子追捧，名為「簡約」！不同年代有不同方式去詮釋簡約：三十年代是FORTUNY，五十年代是GIVENCHY，七十年代是ZORAN，九十年代是JILL SANDER。

還是心愛巴黎、倫敦；論華麗SHOPPING卻是紐約，店多而大，品牌皆全，集合全美國至美麗人兒當售貨員，各色型男美女齊集，都美得叫人倒抽涼氣。論盛世繁華還是紐約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東京？美雖美，未免太地區性。

夾在各出其謀的時裝浮世繪，優雅如一道清泉，簡潔無倫，工藝精湛在於輕，色澤柔和，着得深層的舒服。以示跟俗世分界線，我們總會有意無意暗示自己是SANDER信徒（或HELMUT LANG），可惜生意做不下去，被PRADA收購了。聽說老闆MIUCCIA也非省油的燈，兩個氣場如此強的女性共事？SANDER決定第二次離開。

年前第三次回到自己創立的品牌，筆者不看好，時代變啦……那些年的簡約矜貴在中國大量生產，例如COS，Giordano Lady……平、靚、正。動不動三千美元一件JILL的襯衫已難維持市場，當年粉絲經歷世態，「什麼未穿過、未見過？」英雄亦平常，就此拜拜！